

生病

□刘剑波



小镇忆旧

我姑娘切的面条又细又长,像极了龙须面。我姑娘去世后,我再也没有吃到这种筋道十足的面条,在初夏的上午,躺在病床上的我听到厨房传来轻微的响动,我知道这是切面条的声音,是刀刃接触砧板发出的声响。这声音诱惑了我,我挣扎着爬下床,顺从着我拽向厨房的那根无形的绳索。刚才,这根绳索将我牢牢束缚在床上,无法动弹,当剧烈的寒战过去后,我才喘过气来。院子里满是明亮的阳光,但不知为什么,当我走过阳光时,却眼前一阵发黑。我家的“黑子”朝我扑过来,躺在地上,娇态十足,让我挠它。见我不理,又咬着我的裤腿往厨房拖。我姑娘大为不满,“你咋起来了?”她这么说时也没停下手里的活儿。我看到她围着围裙,正在切面。她腰板挺得笔直,头发跟面粉一样白,我懒懒地坐在木凳上不想动。后来我知道,这种状态就叫慵懒。我喜欢慵懒,这时整个世界离你远去了,或者说这个世界只有你一个人,你什么也不做,什么也不想,但心是柔软的,有种淡淡的忧伤。是的,多年前我置身在那场景时,就是这种心理状态。那是在我感冒发高烧的时候,

我姑娘收工的时候,我看到面板上叠着的面皮完好如初,你根本察觉不到它是被一刀一刀切过的,我看到我姑娘扑打扑打围裙,神情里有种满足感。接着,她随手一抓拉,那叠面皮顷刻化成千万缕丝条,铺陈在面板上。我姑娘的动作娴熟圆润。她的这个动作就像天女散花。坐在煤球炉子上的钢精锅,水早已烧开了。我姑娘并没有直接将开水倒进灶上的铁锅里,而是先倒入油,用葱花爆香。这样下出来的面才香。在那个初夏的慵懒午间,我趴在饭桌上,吃一碗

热腾腾的葱花面,我很夸张地吸溜着面条,听上去好像一屋子人在吃面。我姑娘用她满是茧子的大手按在我额头上,“出汗了,快要好了”。

如果有人问我那时最喜欢做的事是什么,我会毫不犹豫地“生病”。我姑娘饱受过苦难,经历过讨饭和大饥饿,她把擀面条看成是一件很奢侈的事,只有在两种情况下,她才会下葱花面。一是我姑妈来了。我姑妈从黄海村嫁到九总秀岩,而我家恰处于两地的中间,所以我姑妈去娘家都要在我家落脚。我姑妈躲过了裹脚的年代,生就一双大脚板,但即使脚再大,也架不住走这么远的路。她饥肠辘辘地走进了我家院门。我姑娘看到她,热情地招呼了一声“姑妈”。我姑娘忙开了,她倒水给姑妈喝,拿毛巾给姑妈擦汗,去割屋檐下的头刀韭菜,以便跟鸡蛋炒,做浇头。姑妈吃面条不像我那样夸张,她细吞慢咽,一口一口品尝,脸上流露出“我怎么做出这么好吃面条”的神情。我姑娘虽是姑妈的长辈,但她跟姑妈亲密无间,情同姐妹。遗憾的是,我姑娘最后缠绵病床,姑妈没有来最后看她一眼。也许是我太苛求了,姑妈那时也至衰迈之年,她像所有的老人那样已经无暇他顾,关注的只是自己的去向,和向人世告别的方式。

我真的很喜欢生病。我生病了不仅有葱花面条吃,而且我还能享受到一点家庭的温情。我父亲不再摔盆子摔碗了,即使摔,动作也就变得轻柔。他说话不再粗声大嗓,变得温和,甚至可以说柔声细语。他用听诊器在我胸脯上游走,神情严峻地聆听我身体深处最细小的杂音。后来我看老电影《地雷战》时不禁哑然失笑,因为鬼子工兵在探测我方地雷时,那种专注的样子跟我父亲如出一辙。

那时我突然觉得父亲的形象不再是一个满腹忧愤、怨声载道、破罐子破摔、样子有点委琐的中年男人。他成了一位人人敬仰的医生,一位救死扶伤妙手回春的杏林高手。我

我喜欢慵懒,这时整个世界离你远去了,或者说这个世界只有你一个人,你什么也不做,什么也不想,但心是柔软的,有种淡淡的忧伤。

平时在父亲面前是不苟言笑的,我被他的阴影压迫得喘不过气来。可是当父亲在给我听诊时,我却发出了笑声。开始我根本没想到要笑,可是当听诊头弄痒了我胳膊窝时,我突然想笑。但我还是使劲憋着。我不想让自己笑出来,因为,如果我笑,就意味着我与暴政的父亲彻底妥协了,而那时我是多么不愿跟父亲妥协啊,我拧着,打死我也不跟他妥协。但是后来我坚持不了了,我嘴一张,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。看到我笑,父亲也笑了起来。父亲轻轻拍了拍我的脑袋,他的手上有碘酒和酒精的气味,还有烟草的味道,这味道让我有安宁的感觉。我还喜欢母亲给我测体温,她用体温表的动作特别优美,后来我偷偷学着母亲的样子用体温表,用了吃奶的劲,才把水银柱甩下一点来。

在我生病时,父亲不再无故呵斥我,他和母亲坐在我床头,娓娓谈论着家长里短,讨论着我的病情,还谈论着田中角荣访华。黯淡的灯光在我和他们之间跳动着,这是多么温馨的時刻。我躺在床上故意呻吟着,我多希望这样的时光能延续下去。有一次我生病时,东海部队放一部名叫《八女投江》的电影。我父母照例守在我床头,但马路上跑动的人群使得他们有点心不在焉。是的,只要东海部队放电影,马路上就翻江倒海,人流不息,那种大呼小叫,一惊一乍的声音极具蛊惑力。我父亲开始还很镇定,但后来就不停地看表了。他的手表是上海牌的,后来我出去上学,他把这块手表送给了我。那个年代似乎都是这样:儿子出外读书或当兵,父亲都会将自己的手表相赠。父亲不停地看表,还不停地来回走动,内心在进行着激烈的挣扎。

最后父亲输给《八女投江》了。他和母亲临走时,给我准备了一堆切成块的甘蔗。那时很少有甘蔗吃,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弄来的。面对诱人的甘蔗我喜出望外,我想,用甘蔗换取孤寂太值了,况且家里还有姑娘呢。但后来我我在房梁上跑来跑去的老鼠吓坏了,不过我还是在惊恐中睡着了。在睡梦中我觉得有什么在舔我的嘴,后来我知道那是老鼠干的好事。



花海徜徉

许从军摄

吃茶去

□王春鸣



花边系马

每次端起茶杯我都要想,人类是怎么想到煮叶子喝的,一树一树翠绿芽尖,因此在去往春天的路上骤然萎凋。无数树木生命里最为华彩的部分在最好的春天成为伏笔,被杀青揉捻烘干,死去活来,生生糟蹋了。

这种糟蹋叫作喝茶。据说神农氏尝百草时无意间发现了叶子煮水可以解毒,那就是最原始粗糙的茶了,后来不知道他告诉了谁,慢慢喝茶有了千般模样万种滋味,并且举国皆饮。

曾读到一首日本的俳句:“青蛙频叫,似言此水好味道。”可是我们和青蛙不一样,但凡有点时间和心情,就要喝茶,并且,最好用青蛙也喜欢喝的山泉来泡。

我也如此,并且在挑选水的时候,还会比较一下它们的广告。“你喝到的是长白山的春夏秋冬”,这个说法就比农夫山泉“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”要低调贴心。“我”“我们”这样的词汇一旦出来,就没有什么好事,功利就出来了,虽然它不一定影响水的味道,但是影响心境。空持千百偈,不如吃茶去,吃的就是一种心境。

父亲在世最后两年,也许喝多了中药,变得特别喜欢绿茶。混乱的叶子配伍煎熬,煮出的药汤苦涩浑浊,我把药渣都倒在院子里的蜡

梅树下,来年冬天开出的花,竟然也隐隐发暗了。而绿茶确实清醇清口,于是我们想尽办法把狮峰龙井,林湖雀舌,洞庭碧螺春一一淘来给他喝。最常喝的是安吉白茶,茶叶在玻璃杯中骤然舒卷,升降浮游,绿茵茵宛如复活。一个下午,一味茶喝得日影变月影。绿茶大多珍稀酸烈,我喝了总是心慌冲动,一小杯之后,就坐在一旁看他喝,春天的芽尖有抚慰的力量,脾气暴躁的父亲,到了晚年,在病中茶中,磨光了所有的火气。如今不说也罢。

喝茶不要讲究,茶叶好有好的好,差有差的好,都有属于自己的味道,都是一棵树的好年华,被人类抢来了要强塞进自己的身体。不懂茶,也不会品,但是并不妨碍我为白毫银针的野芦苇草香气绝倒,为大红袍落日熔金一样的茶汤惊悚,为肉桂生了毛刺的重磅绸缎般的凛然口感回味,为各种绿茶被还原后的叶形沉迷。人为什么在中年以后慢慢喜欢喝茶,大概是因为有了足够的经历、回忆的风景,因而生出茶味之外的会心。当铍煎黄蕊色,碗转曲尘花的时候,仿佛自己的半生也在被观照。何况到了后来,人,总是多么迫切地需要回甘。

一个人窝在沙发上看旧电影,《倾城之恋》,范柳原和白流苏在乱世的一角喝茶调情,范柳原将茶杯举起来说:“你迎着亮瞧瞧,里头的景致让我想到马来西亚的森林。”原著里张爱玲写道:杯里的残茶向一边倾过来,绿色的茶叶粘在玻璃上,像一棵翠生生的芭蕉,底下堆积着的茶叶,蟠结错杂,就像没膝的蔓草与蓬蒿。如此荒凉奇观,如此细节的功夫,

不知她得自哪一杯茶。

每每捧杯独饮,快喝光时,我也习惯了迎着光瞧瞧,那些非同寻常的叶子,确实每一片都曾心怀山川森林,然后被沸水冲开通灵的密道,又多了沉鱼落雁的美貌和妖气。看久了,就生出一种熟稔和惊喜,仿佛那些消失的春天,我都曾去过,或者,就是自那里而来。然后我就无法入睡了,那里究竟是哪里?我曾怎样存在?人的自我永远是一个秘密,独自喝茶与失眠,可以窥测一二,也许是三月被树压逼出的一滴晨露?也许是一声归巢时的鸟啼,裹着风和落花?……总之,是无形,是和琐碎而实质的今生,有着最大的反差。

有时也喝得凌乱,比如在春天里喝菊花茶,郑板桥式的瓦壶天水菊花茶,一反文人的赏心乐事,野趣而酣畅,一口温凉的茶水咽下去,就有大朵的白云从高天上疾驰而来。再没有什么比菊花的味道更加秋意深浓,三两口,一小杯,秋天就浩浩荡荡入心入肺。到了秋冬,感到冷,就喝热热的茉莉银针或者牡丹花茶,春心至此渐渐深,身体里充满反季的狂喜。这都是因为喝茶而多得的。

我有个朋友惯用陈皮窰黑茶,还有个朋友爱学李渔做荷花茶。我没有耐心又觉得生活寡淡,就会随意放几片白毫银针在野树红茶里,或者用碧螺春茶汁熬粥,普洱煮蛋,这就好比在零下八度的月亮底下读浓烈香艳的《牡丹亭》,在交响乐的背景里写毛笔字,有一种织锦配棉麻的荒唐和意想不到的妙。

吃茶去,其实只是一个失落的人,在粗糙的生活里行色匆匆,怕丧失了辨别自然的滋味。就是喊回自己,就是和远方联系。



紫琅茶座

不忘初心,方得始终;学会沉默,你就赢了。因为在淡定和宁静的背后,是更辽阔的远方和更美丽的风光。

沉默是金

□凌云



人生絮语

战国时,楚庄王继位三年,没有发布一条法令。左司马问他:一只大鸟落在山丘上,三年来不飞不叫,沉默无声,为何?楚庄王答曰:三年不展翅,是要使翅膀长大;沉默无声,是要观察、思考与准备。虽不飞,飞必冲天;虽不鸣,鸣必惊人!果然,第二年,楚庄王听政,发布了九条法令,废除了十项旧政。于是国家昌盛,天下归服。楚庄王不做没把握的事,不过早暴露自己的意图,所以能成就大功绩。

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不忘初心,方得始终;学会沉默,你就赢了。因为在淡定和宁静的背后,是更辽阔的远方和更美丽的风光。同时告诉我们,沉默并不是教人缄口不言,而是希望人们能够深思熟虑,三思而后说,提高说话的质量,如同拉弓蓄力,为的是箭发射能铮铮有力,直冲云霄。

古语有云,沉默是金。芸芸众生,那个与你仅有一面之交便一览无余的人,你会觉得没啥意思,因为他说的话太多。而那个一直保持沉默的人,你不仅对他的印象深刻,而且还产生了探讨他的愿望,因为那沉默带给女性的是典雅矜持,带给男性的是深邃练达。生活中有些东西藏在心里便是一种真实,一种深刻,而说出来,反而索然无味。

半生已过,回头看看,多少次因为多说,吃了亏,有多少回因为嘴快,得罪人。因此真正的智慧从来不是自己的心情在冲动下的宣泄,而是盘旋心头千百遍的胸有成竹。在你对于所要开口的话不肯定、不确定的时候,学着沉默不失为处世做人的最佳方式,个中蕴含着极为深刻的道理。

学会沉默,先要学会闭嘴。海明威说:“我们花了两年学会说话,却要花上六十年来学会闭嘴。”人生一辈子,不光是因为会说话而说话,

处在这样一个逐渐以“机器”为主导的社会,人类本该愈加珍惜每一次来自心灵深处的感动与表达,然事实却正快速地向相反方向发展。

艺术的“根本”

□杨 譔



兼得斋夜话

2020年10月29日下午,参加南通市文艺创作大赛书法组初评。在文联美术馆,看到满满一地作品井然有序,其中有不少“新人”作品章法完整,笔法精到,结字起承转合,有板有眼,不禁有些兴奋。转着圈儿看完第二遍,两点遗憾油然而生:一是本市多位知名书家没有投寄作品;二是眼前这些形式完整的作品,有个性、有内涵、经得起品味推敲的占比很小。艺术作品没有个性就像产品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;没有文化内涵,不能给人以启发的“艺术作品”,只能称之为“手工艺”,不能称之为艺术。假如花大力组织、拨巨资奖励的作者,绝大部分是“艺术快餐”的贩卖者,岂不是徒然给后人留下笑柄?

古人云:“画龙画虎难画骨,知人知面不知心。”若以此喻书法,“骨”即风骨、人格。赵孟頫言王羲之书法之所以能入神品,是因“右军人品甚高”,“激切恺直,不屑屑细行”之故。而有些人朝学执笔,暮夸己能,实在薄俗可鄙。“心”即“情”与“思”。其与书法之因果,正如项穆《书法雅言》中所说:“夫人灵于万物,心主于百骸。故心之所发,蕴之为道德,显之为经纶,树之为勋猷,立之为节操,宣之为文章,运之为字迹……但人心不同,诚如其面,由中发外,书亦云然。”作者若无风骨与文心,其作品断难升至高格,也不具文化内蕴。孙过庭《书谱》云:“然君子立身,务修其德。扬雄谓:‘诗赋小道,壮夫不为。’况复溺思毫厘,沦精翰墨者也!”大意是说:一个高尚

的人,最要紧的是培植根本,逐步完善自身。扬雄说吟诗作赋,只是一般技能,大丈夫不愿以之为事业,何况是整天让心思沉溺在如何书写这样的问题上呢?技术只是为艺之基础,艺术之根本在于修心修人。

书法大家沙孟海先生当年在病中给朱关田、陈振濂等5位研究生写了一封信,叮嘱说不能光练字,必须得有一门学问作支撑,不然立不住,也留不下。远的不说,仅看南通书法史上那些立得住脚的书家,哪一个不同时是诗文学家或学问家?冒辟疆是“明末四公子”之一,同时又是一位文学家、戏剧家、园林家;许容是诗人兼印学理论家,还长于画画;金沧江是一位著名诗人,有韩国屈原之称;魏建功是文字学家、音韵学家、编辑家;尤其伟是著名昆虫学家、刻砚专家……还是陆游那两句诗说得好:“汝果欲学诗,功夫在诗外。”

欲种好庄稼,必先育好地;欲育好地,必先育人。这是日本人的种田经。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,育人既是一种事业的根本,也是一切事业的目的。当今艺术创作(不仅仅是书法)已进入了“尚技”的时代,有快餐化、粗鄙化的群体特征,从艺者没有耐心去培植自己的“根本”,都希望能找到一条快捷的成功之道,实现“弯道超车”。艺术不是孤立地存在和发展的,放眼当今,大数据、大工业的潮流正在吞噬、同化着我们每一个人。说是越来越丰富,其实是越来越单一。民族的、地域的、个体手工性质的文化艺术,正面临着被淘汰出局以至悄然消失的窘境。处在这样一个逐渐以“机器”为主导的社会,人类本该愈加珍惜每一次来自心灵深处的感动与表达,然事实却正快速地向相反方向发展。对于人类的未来而言,这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?还是一种必然抑或其他什么?

我相信,就像每个人最终都要回到自然一样,艺术的最佳出路在于回到“根本”。